

第二章 沖繩教育與「日本人」化

根據琉球處分，以「沖繩縣」列入大日本帝國一部分的沖繩，被施以日本的國民教育，這正是將沖繩住民改造成「日本人」的先行作業。

舊慣維持與忠誠心的養成。

日本對沖繩的政策，儘管被納入在日本體系之內，仍產生乍見矛盾的現象。

首先，明治政府採取所謂的舊慣保存政策，刑法之類是施行本土的法律，但初代縣令鍋島直彬發布的琉球王國時代諸法律中「未改正的部分與之前全部相通」，稅制等則維持琉球王國時代的稅制不變。此外，出自中央的派遣官吏，雖然掌控縣政的中樞，不過舊王朝的官吏仍在旗下繼續工作。琉球王國時代的稅制中，農民負擔很大，第二位縣令上彬茂憲看到非常貧窮的情況後，以同為「天子之赤子」的沖繩人因舊法而受苦為理由，而向上要求改革，但不被接受。¹如同前章所述，保存舊慣近似於高唱維持琉球王國之ボアソナード的主張，正與將沖繩納入日本的方向逆行。

但另一方面，教育上是徹底「日本人」化為目標，不斷地提出對策。廢藩置縣的隔年，在縣廳內設會話講習所，四個月後作為師範學校，開始教員的養成，而前後期間中學校也被認可。同時小學校也僅三年的時間就完成了 51 間。雖然當時其他縣府的初等教育要徵收上課費用，沖繩剛好相反，反而支付給就學者補助金、文具等補助。

如此乍見矛盾的施策，卻是從琉球處分的時間點就作為統治的手段進行檢討。在廢藩置縣之前，處分官的松田道之向內務卿伊藤博文提出的「琉球處分案」中說了以下之事，即使廢止王國是可能的，之後統治上的困難是可以預期的。²此困難在於因為「土民」「識字者少」、「語

¹ 此時期上杉縣令的動向前揭《沖繩縣史》第 111 卷參照。關於初期的沖繩教育有，阿波根直誠〈初等教育〉（前揭《沖繩縣史》第 4 卷）；吉原公一郎《沖繩》（三一書房，1968 年）；淺野誠、佐久川紀成〈沖繩における置縣直後の小學校設立普及に関する研究〉（《琉球大學教育學部紀要》20 集第 1 部，1976 年）；佐竹道盛〈明治期の縣政と教育〉（《沖繩文化》42 號，1974 年）、同〈沖繩近代教育の特質〉（《北海道教育大學紀要》第 1 部 C 教育科學編 29 卷 1 號，1978 年）；西平秀毅、宜野灣嗣剛《教科書と沖繩教育》（沖繩時事出版，1982 年）；安里彥紀《近代沖繩の教育》（三一書房，1983 年）；島袋勉〈近代沖繩における同化政策の開展〉（東洋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22 號，1987 年）；淺野誠《沖繩縣の教育史》（思文閣，1991 年）；田中宣子〈沖繩教育と台灣教育〉（《新沖繩文學》60 號，1984 年）等。其它有近藤健一郎一連串的研究，〈學校が「大和屋」と呼ばれた頃〉、〈沖繩における徴兵令施行と教育〉、〈国訂教科書の沖繩像〉（分別是《北海道大學教育學部紀要》61 號，1993 年；64 號，1994 年；68 號，1995 年）、〈琉球處分直後の沖繩教育〉（教育史學會《日本の教育史學》36 集，1993 年）、〈日清戰爭後の沖繩における「風俗改良」運動の実態〉（《南島史學》44 號，1994 年）、〈日清戰爭直前の沖繩教育政策〉（《南島史學》48 號，1996 年）。本書中，特別是將重點置於「日本人」意識形成的「文明化」與「日本化」的矛盾，以及以改造歷史觀所教育的世界觀之綜合構造的分析。

² 前揭《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 4 卷 202、204 頁。原文是漢字片假名。但是松田在租稅上也是主張選擇性的「舊規改良」，因此此意見未必能完全反映其想法。關於舊慣保存政策之詳情可參考西里喜行《論集 沖繩近代史》（沖

言不適」，「發布政令施行政策，皆需使用士族以上者作為媒介不可」，但王國的「士族若是不平之徒的話則會偽傳上意，乍申下情……作為妨害政治的好手段」。現實上，在統治初期，士族層中不協助縣廳政策者，被通稱為「頑固黨」，這些人之中，還存在著密航於大陸，向清朝請求征討日本軍的救援之情形。

面對這樣的問題，松田所提出的解決對策如下所示。即以土地制、風俗、營業等，凡該地士民舊來的慣習勉力維持為主，其中尤以避免違背士族的利益基盤等家祿處分的舊慣。同時並行的是「警察上、教育上、宗旨上」等選擇性的「改良舊規」。即一邊以教育教授平民日本語，進行下一代的「日本人」化，一邊暫時透過舊慣保存以懷柔士族。

幾乎是同樣的統治方針，從別的角度指示的有山縣有朋。1886年，內務大臣的他視察沖繩縣與五島、對馬，之後在復命書上陳述沖繩統治論，他提的是徹底國防上的觀點。³根據他的說法，「沖繩是我南門」、「一但面對東洋多事之日，難保敵國的戰艦不會據此為港灣屯以軍隊」之所謂國防的據點。接著，山縣主張確保此據點的最佳手段是養成沖繩人對日本人的忠誠心，最終是以沖繩人來擔任防衛沖繩的任務。

山縣的思考是，從成本面來看，以土人守衛土地為用兵之原則。但此時沖繩對於日本人的忠誠令人質疑。「以如此的人民守護我要地的南門，方今絕不可行」，接著「宜造起愛國的氣象，打破兩屬疑義的頑念……朝不知不識開明之途前進」，為「政略上最必要」之事，就此教育相當的重要。因為「與沖繩愛國心相伴的是教育一事」。此外，非以教育滲透忠誠心後，才施行徵兵不可。「漸次地以整合島人，編制為一團體的常備軍為目的……（派遣兵力）的費用也頗能節省」。此外，隨忠誠心養成的前進，務使「行政之事儘可能的保存舊慣故俗，以撫慰民情。」

松田的立場是從統治上實用主義，山縣的立場是出自國防的理由，不過都是經由教育先施行「日本人」化，再推進制度面上統合的方針。乍見矛盾的舊慣保存與「日本人」化教育的並存，即是此類的主張。

山縣的視察再次確認日本政府對於沖繩國防上的價值。當時，關於朝鮮半島日清間的摩擦正在激化中，做為對清前線基地的沖繩因而受到注目。再者，英國欲租借沖繩軍事基地一事刺激了日本政府。山縣視察之後，隔年的1887年2月，文部大臣森有理，緊接著11月伊藤博文首相與陸相、海相相繼訪視沖繩。如第一章所述，森是從以前就向日本政府展示沖繩軍事價值的人物，而伊藤視察沖繩時也吟詠了「誰知軍國邊防策，辛苦經營方寸中」的詩。⁴伊藤首相視察的隔月，全國先下賜師範學校天皇的御照，而森則到沖繩各地演講教育的必要性，特別是

繩時事出版、1981年)。

³ 山縣有朋〈復命書〉，國立公文書館《明治十九年 公文雜纂九 內務省一》收錄，內務省用紙，未有頁數記載，原文為漢字片假名。〈明治十九年五月〉有付日期。

⁴ 吉原公一郎〈天皇制國家確立沖繩のための教育〉(橋川文三、後藤總一郎編《明治の群像》第4卷，三一書房，1970年)，187頁。

針對成爲養育下一代之母親角色上強調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如此獎勵女子教育，對後來沖繩方面知識人對日態度產生了微妙的影響，此點將於第三部份再述。

如此在沖繩，教育自然成爲重大的政策項目，不過當然不是無色透明的教養教育，而以「日本人」的養成爲主要重點。1890年，本土的雜誌『教育時論』中，以「隱岐、對馬、沖繩、小笠原及北海道」等「不了解本身國民的本分，往往懷有兩屬的意志」，以這些住在國境要衝之地域的人爲對象，刊載了「邊防」特別教育論。裡面寫著「國民的言語對於維持一國安全有很大的關係」，邊境地帶的居民除「風俗不同外，更懷抱兩屬之意」，主張透過言語統一、風俗改良、德性涵養等培養「尊主愛國」之情。原本廢藩後的1879年的12月，沖繩縣廳向大藏少宛的上書中，即有「言語風俗與本州同一爲縣施政上最急務之事，其法僅教育別無他法」的說法，以作爲學校整備的目標。⁵

然而，沖繩的教育並不容易進行。同前述置縣後開始，雖然開設會話傳習所欲發展成師範學校，因所希望之人有所不足，因而不徵收上課費，並支付便當費以及補助金。因此沖繩可說是帶著經濟上赤字的覺悟所奪取的土地，爲確保作爲國防的據點，不惜施以如此的教育政策。但即使如此就學率仍極端的低落。1880年前半，其他府縣的小學校平均就學率是40%，沖繩僅約3%左右。學校即使教授日本標準語，對沖繩社會的日常生活還是一點幫助也沒有。學校被通稱爲「大和屋」，傳說如果學了「大和學問」的話，孩子必須離家前往本島。⁶

這樣的現實，政府也知道，連廢藩置縣15年後的1894年，視察沖繩的內務省書記官一木喜德郎也報告，在學校好不容易教授日本語，「一旦離校，交往者皆不懂大和話，以至於記憶中的大和話消失殆半」。一木陳述的「要打破沖繩人頑迷的思想，欲以內地的文明同化之，非依賴教育不可」，悲觀的認爲「以教育欲同化沖繩人的目標至少得經過一代才能達成」。⁷

但在此1894年日清戰爭爆發時，如此的狀況有了很大的改變。不只是親清派士族，對於一般的沖繩住民也因清的敗北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孩子之間一掃其他遊戲僅投入戰爭遊戲及高唱軍歌，其中，就學率一下子達到男生45%，女生17%，到了1907年，全體上升到93%。⁸

這裡所展開的沖繩教育的樣態，端視在新編入的支配地域內，大日本帝國施以何種教育的原型進行著。

「文明化」與「日本化」

⁵ 辻敬之〈画一教育法ノ利害〉（《教育時論》175-177號第4卷，1890年），原文爲漢字片假名，引用176號5頁；一七七號5-6頁。前掲佐竹論文也曾提及此一論點。辻的論點是主張，如此國防目的的邊境教育「需要多一層費用，因此非國庫支出不可」（177號7頁），此點在之後的朝鮮、台灣教育政策的同化理念與財政負擔的矛盾中顯示了出來。縣廳上呈書的引用前掲《沖繩縣史》第12卷410頁，原文爲漢字片假名。

⁶ 大里康永〈沖繩の自由民権運動〉（泰平出版社，1969年），49頁。

⁷ 前掲《沖繩縣史》第14卷508頁，原文爲漢字片假名。

⁸ 《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三》（那霸市役所，1970年），249、146頁以及安里前掲書160頁。

1896年，沖繩縣私立教育會，從教育上的改進點著手，舉出了下列之事。⁹

- 一 宜喚起忠愛志氣國家的思想。
- 二 宜嚴格要求尊重秩序的「敬禮法」。
- 三 以普及普通話為目標課以口頭試驗，以及在高等小學校設置談話會。

如此的決議揭載於日清戰勝後創刊的「琉球教育」，這是以當時沖繩的教育者為中心的雜誌。以下，即從教員們的投稿中，探索他們的想法。

……本縣兒童，稱內地、沖繩，……不了解日本帝國青森縣、日本帝國熊本縣、日本帝國沖繩縣，內地與沖繩是分別的地域，心中傾向於以沖繩為一大世界，視內地為外國。

根據教員的說法，不僅是兒童，父兄也視內地各縣出身的為日本人，自己為沖繩人，上流士族特稱自己為琉球人，他們欠缺所謂「日本人」的意識。¹⁰

打破如此狀態的必要，仍是國防上的理由所作的主張。根據此教員的說法，沖繩住民欠缺作為「日本人」的自覺一事為什麼成為問題的說法是，「能理解凡在有事之日與內地各縣相提攜、成為護國之用的人甚稀。」¹¹

所有的教育科目，也可以說是以養成國防上之國家資源的「日本人」為目的。日本標準語的「會話」科以及養成對天皇忠誠心的「修身」課程，當然也是同後述的歷史教育一樣，強調沖繩人從古代即為「日本人」的一部分。地理教育則以使兒童自學到「本縣是我南門的鎖鑰」為目標。¹²用「鎖鑰」意味著門戶的形容，不僅是沖繩、北海道與台灣也被冠上如此稱呼。以唱歌為例，例如1885年作的「螢之光」第四號歌詞，如下所示，顯示了大日本帝國的範圍與國防上的義務。

在千島的深處也好 沖繩也好 這些島嶼都要保護
即使是最偏遠的盡頭 努力吧 讓新土地平安無事

此曲，在日清、日露戰爭之後則被要求唱著「台灣的邊界也好，樺太也好」，如此國防義務的強調，在帝國主義下的當時，反映了對於歐美分割亞洲時，日本方面的危機感。1900年『琉球教育』揭載的論考，如下所述：¹³

……扶植縣民國家觀念一事，成為縣下教育的一大問題……對於我國家觀念的看法，國

⁹ 《琉球教育》3號(1896年)，以下至第十項為風俗改良與禁止刺青之事。本文雖注意到各項目內容，但僅引用項目主文。從《琉球教育》復刻版(本邦書籍，1980年)第1卷115頁引用。

¹⁰ 川上豐藏〈本縣兒童ニ日本国民タルノ精神ヲ發揮セシムベシ〉(《琉球教育》8號，1896年)，原文為漢字片假名。引用前揭《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三》，35、34頁。

¹¹ 前揭川上論文。引用前揭《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三》，33頁。

¹² 大城彥五郎〈本縣小學校に於いて地理科を授くるに就きて思ひあたりしことも〉(《琉球教育》4號，1896年)。引用前揭《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三》，25頁。

¹³ 大城彥五郎〈沖繩教育に関する所見〉(《琉球教育》53號，1900年)。引用前揭《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三》，88頁。

家的盛衰興起，不過是彼岸的戰爭，……列國競爭，欲分割我鄰邦，以為國家多事之秋，縣民的思想可說是國家一大事，我認為教育上應努力的不只是本縣四十餘萬人民的外型，應是內心精神的日本化。

這裡所說的「精神的日本化」不用說，就是忠誠心的養成。根據『琉球教育』1898年的投稿，「古來被視為異邦無用的沖繩真是我帝國南門的重要位置」、「物產的缺乏到底無法成為帝國的富源」但「國家上的沖繩」，遠遠的超過了「物質上沖繩的價值」。應由沖繩人民自任外海防禦的先鋒軍，成為「日本國民的一人」，「為陛下奉獻生命」。¹⁴

與忠誠心養成並行的部份是強調沖繩的「文明化」。沖繩以來的風俗習慣內，特別被視為野蠻的是男性的結髮與女性的入墨。師範學校等強調學生斷髮的案例多被記錄。此外，體質的鍛鍊、衣服的洗濯等衛生面的指導，以及「勤儉的思想」、「儲蓄心」、「進取的氣象」等近代勞動倫理的注入也被加入重點，¹⁵這些是把沖繩人改造成近代國民國家成員的必要部份。

但比起如此「文明化」的強調，到底「日本化」還是優先。有的教員認為開化的「智識技能」教育雖也必要，但仍強調「本縣兒童教育上最重要所當為者，即在於發揮日本國民的精神。」因為，假使不先注入「日本國民的精神」的話，「授與許多的智識技能則無異於借寇兵力，資盜以糧」。¹⁶忠誠心無法期待的話，教授近代知識一事，反倒是統治上的障礙而已。

而且，過於強調「文明化」一事，會帶來某種危險。在歐洲諸國的殖民地教育上，揭示「文明化」一事，並沒有問題，反而是宗主國支配的正當化。但對日本而言，文明是歐美的東西。僅揭示「文明化」的話，住民的憧憬與忠誠心不會向著日本，反可能是日本之敵的歐美。因此教員們力陳「本邦的教育是日本主義，非西洋主義」。¹⁷

這個問題在風俗改良方面也顯現出來。作為沖繩野蠻風俗之改良的一環，獎勵把沖繩服改良成和服。但在內地正有聲音要求轉換洋裝的情況下，為何沖繩的場合不是洋服反而是換成和服？當然會有疑問。此一問題，在1901年『琉球教育』的論說中如此的陳述。¹⁸

¹⁴ 菅田豊吉〈沖繩教育の方針〉(《琉球教育》32號，1898年)。引用前掲《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三》，57頁。

¹⁵ 衛生指導是出自〈服裝に関する心得〉(《琉球教育》64號，1901年)；勞動觀念是出自平良保一〈実業教育ニ就キテ〉(《琉球教育》66號，1901年)。引用前掲《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三》，101頁。

¹⁶ 前掲川上論文。引用前掲《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三》，33頁。在此，「文明化」與「日本化」雖是對立的描述，但歐美諸國的「文明化」也多與該國的言語與文化的均質化一起進行。所以筆者對於國民國家內部是否有持續不已普遍的「文明化」與「近代化」有所疑問。因而正確來說，在此應與「日本化」(依據當時論者的意識)對置的是「歐美化」，從風俗改變與近代化政策中消除意識到的「歐美化」部分，殘餘者為「日本化」。而在此設定「文明化」與「日本化」對立，在某些程度是因為意圖是著從許多並行的近代化政策與國民統合的矛盾中抽離出來。

¹⁷ 安藤喜一郎〈国體論ニツキ前説ヲ敷衍シ併セテ本邦教育ノ性質ヲ述ブ〉(《琉球教育》22號，1897年復刻版第三卷42頁。原文為漢字片假名。

¹⁸ 安藤喜一郎〈本縣ニ於ケル女服改良ニ就キテ〉(《琉球教育》64號，1901年)。引用前掲《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三》，96頁。原文為漢字片假名。

內地的女服改良與本縣的女服改良看似相似，但意義大不相同。於內地今日頻唱的是將內地婦人的服裝變成西洋式的衣服。然本縣所謂的女服的改良不用說就是棄本縣一直以來的服裝，與內地婦人的服裝近似一事。

又內地為何會發起女服改良論呢，因為衣服上的帶子過大，袖子過長，實際上的使用並不方便，而為重要之理由，但本縣並非如此。本縣服的時勢落後，看起來不好，實不宜與日本內地的服制不同。如言語為普通話，服裝也非普通服不可。……從實用上來說，現在本縣的服裝相當便利，沒有必要穿著如此不便的內地服，然所謂改成內地的普通服，並不是實用上，而是所謂的風俗統一上的問題，這是相當清楚的事情。

但如此「文明化」與「日本化」的矛盾，並沒有極有意識的努力解決。「內地」與「他府縣」，一邊對於歐美主張特殊性，對沖繩則標榜普遍性。

如此微妙之語言的表示，是附以「普通」之形容詞的語彙。如上述所記，迴避「和服」與「日本語」等名稱，而使用「普通服」、「普通語」（或國語）之稱呼。這不是無意識的通稱，如同一般人稱女學生的和服絕對是失言一事為例，是相當清楚自覺的被使用。¹⁹沖繩站在日本一部分的基準上，「日本語」或「和服」等區別的語言使用是不可以的。對沖繩方面而言，「和服」、「日本語」僅是與自己無緣的異文化，他們被教授非以「普通服」、「普通語」的同化為標準不可，這不是世界中普遍的「文明服」、「文明語」，而是國境內強要同化的存在。

如此的情況，在語言的場合上更為顯著。在『琉球教育』中有，「琉球語必然是為優勝的通語所撲滅的方言」之所謂的優勝劣敗論，以及「務普及一般通用的國語，不通用的方言非改不可」之所謂的汎用論，加上因習得日本語，而「使本縣人民容易取得現實文明的知識以增進幸福」的文明化論等，列舉了推動日本語教育的諸多理由。²⁰但世界上最強，「一般」容易學到文明的語言不是日本語，而是英語以及法語。

因此一方面強調日本語是普遍的話語，面對「西洋」，「在西洋旅行，遇到不認識的人時，以我國的語言與相逢的人對話，即使是不認識的人，都像是與我父母的相逢，不禁會感動不已，因為使用的是相同的國語。此時特殊地方的語言受到了讚賞。僅以「文明化」的理論作為日本語教育的理由是有界線的。結果而言，比起「文明化」，日本語教育的使命更重視「國語是同國民的情感，即維持國民思想的大綱」或「將國家譬喻成人體的話，語言應可說是血液、語言不統一為國家的疾病」之類的忠誠心的養成與國民統合的部份。²¹

¹⁹ 〈首里小學校女生徒の普通服〉（《琉球教育》47號，1899年）。引用前掲《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一三》，83頁。

²⁰ 帆足登桅〈言語ニ就イテ〉（《琉球教育》89號，1903年）。引用前掲《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一三》，125頁。島岡亮太郎〈国頭郡夏期講習会ニテ島岡教諭ノ演說筆記〉（《琉球教育》21號，1897年）復刻版第3卷4頁。原文為漢字片假名。

²¹ 前掲島岡講演3、4頁。帆足論文124頁。

歷史觀的改造

再者，對於沖繩教育上重視歷史觀的改造。從琉球處分當時，日本政府即主張，沖繩人應該注入對於歷史的、民族的「日本人」的認識。

日清戰後的 1897 年，全國小學校教科書國定化決定的六年前，文部省已經編集了北海道、沖繩用的尋常小學校讀本。翌年沖繩施行徵兵令（宮古、八重山的適用在四年後）。而此一讀本隨著政府的公式或見解，記載了源為朝渡海來到沖繩，其子為初代的島主，推廣イロハ（伊呂波）假名，端正風俗使得生活變得富裕的說法。²²

而根據『琉球教育』的教育者們，與日本政府相同，提出了沖繩人自古以來是「日本人」，但中世以來與本土的交通斷絕，因而「忘了自身為日本人」的見解。因此他們的教育並不是植入新的國民意識，不過是使之「去掉中古以來的惡習，回復上古的日本人」。²³

根據 1901 年『琉球教育』的投稿，以聽說沖繩子弟當中「有人主張沖繩非屬於帝國的一部份，而被他府縣人視之野蠻」的主題，提出以下的主張。²⁴

……沖繩為日本人種應是無庸置疑之事，語言中的系統以及種類已經證明之，風俗大部分也獲得證明，文學大部分已獲得證明，住民的面貌骨骼也已經能夠證明。而父兄子弟自誤為別人種，反怪成為日本人種。沖繩教育在於能夠矯正此弊端，政府以國庫費用獎勵沖繩教育主要在矯正此弊，使沖繩為真誠的沖繩而已。所謂「使沖繩為真誠的沖繩」即是回復到太古「日本人」的狀態。在此，沖繩一直以來的文化和習慣是來自「支那」的移植，必須捨棄，返回到本來之姿。

如此的歷史觀，掩蓋了許多文明化與「日本化」的矛盾。為符合渡海而來的傳說，沖繩的風俗與語言之「七百年源平二代合戰時代的產物」為教育者們的固定說法。而內地與沖繩的差異，「決不是差異，只有進化的內地他縣與沒有進化的本縣之別」。沖繩的「進化」型態以「內地」為基準，同化於「內地」，此即所謂沖繩的「進化」。²⁵

1899 年的『琉球教育』中揭載了，當時的奈良原繁縣知事，率先表彰穿著「普通服」的沖繩出身的女性教員之趣旨書。如下所述：²⁶

……（沖繩住民與內地人）為同一民族，已是不容懷疑之事，而三府四十三縣中，依然

²² 《沖繩縣用尋常小學校讀本》（復刻版是文化評論社，1982 年）。1987 年卷一發行後，1899 年卷八完結。復刻版由淺野誠解題。言及為朝的部份是卷六 21—24 頁，其子「尊敦」是琉球初代王的舜天，記載於卷七 5—7 頁。

²³ 前掲川上論文，前掲大城論文。引用前掲《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三》，34、88 頁。

²⁴ 沖繩源太郎〈沖繩教育所感〉（《琉球教育》65 號，1901 年）。引用前掲《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三》，98 頁，原文無逗句。

²⁵ 〈本縣師範學校女子講習科の服制〉（《琉球教育》44 號，1899 年）。前掲川上論文。引用前掲《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三》，77、35 頁。

²⁶ 〈首里尋常高等小學校女教師久場鶴子女史〉（《琉球教育》44 號，1899 年）。引用前掲《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三》，79 頁。

保存源平古態，可唯獨在本縣。其他地方日新月異，且進步也大略以同一程度相互馳騁。於是他府縣或將之誤為國家以外的民族，或是為異樣之族。然在今日，應改善之以圖統一，使他府縣誤之為國家外的民族相當的失體，且不應在我三府四十三縣中，以一種異樣民族視之，此為先覺者的任務。加上縣下的兒童等，其父母的風采不同於他府縣，心態上視他府縣為外國，隔閡的同時，無法產生國家觀念，自視沖繩唯一大國。……，故革新風俗，謀國家的統一為教育者的先要任務。

這裡，風俗的改造不單是同化，而是揭示面對大日本帝國持有忠誠心之「日本人」養成的一環。此外，沖繩看起來像是異民族，作為「日本人」的自覺還不足，結果「進步」仍舊緩慢。因此「逃離一種異樣的民族」的視線成為日本人，將是沖繩的「進步」。

語言上，同樣的理論也適用。沖繩話不是獨立的語言，不過是「因自然的地勢與人為的區劃而作成的所謂一種琉球語的方言」。而「今日內地他縣，語言日進月化，獨本縣語言未進化而保有太古的語言」。然沖繩語不過是日本語的一種方言，並不值得保存，根據縣廳書記官的說法，「也許有僻論家認為沖繩語因是沖繩的特色而有保存之必要，然我輩認為來自普通語轉換的部份頗多，因而改為普通語是當然之事」。²⁷

此外，作為如此世界觀構成上不可或缺的要害，是去發現比沖繩人更是「被視為異民族的人」、
「遲來者」。沖繩縣尋常師範學校的教員新田義尊的論考可說是代表例，從 1895 年起在『琉球教育』連載了，「沖繩為沖繩，非琉球」等之文章。

新田的見解可說是到目前為止論述的沖繩教員們世界觀之集大成者。即沖繩人是「我同胞的日本人種」，教育的目的在於「造出卓越的國民軍」。²⁸但他的特徵集中描述於否定沖繩像的「琉球」之語彙。

根據新田，「沖繩」的稱呼於合併後，而「琉球」為本來名稱的說法是錯誤的。「沖繩」是古代以來的名稱，「琉球」不過是數百年間付上的「唐名」，改名為沖繩，「並非改掉其意義，而是回復過去的本名」。而「琉球」意旨著「向支那低腰折服，置我國體於度外」，「陷於固陋的泥沼，存在著舊染污俗」之「兩屬不貞女子」的名稱。而所謂的「沖繩」是在於回復生出日本男兒的貞女此一名稱。²⁹問題是比如此沖繩更被視為異民族的地域在何處呢？

新田的對象為因日清戰爭日本剛獲得的臺灣。根據他的說法，「沖繩為我自古以來的同胞

²⁷ 前掲帆足論文，前掲川上論文。〈郡視學會〉（《琉球教育》95 號，1904 年）。引用前掲《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三》，125、35、133 頁。

²⁸ 新田義尊〈沖繩は沖繩なり琉球にあらず〉（《琉球教育》2 號，1895 年）復刻版第 1 卷 49、53 頁。新田的論考常被作為同化教育的事例，但從未討論過其歷史觀。隋書的「流求」是台灣之說為新田自身所發現的主張，其真偽至今不明。此「流求」是台灣還是沖繩，之後則形成了伊波普猷與東恩納寬惇的論爭，關於此點另在別稿論之。此外，戰後的台灣，國民黨政權下的說法，以如此從古代台灣被記載於中國王朝的史書內之證據，論證中國與台灣不可分之歷史。為了將沖繩歸屬於日本而排除台灣，變形成了台灣歸屬於中國的論證。

²⁹ 前掲新田論文，《琉球教育》2 號揭載。復刻版第 1 卷 48、49、50 頁。

同族，非他人」而「像台灣不過是異種別族新成爲我家之成員」。因而主張宜廢止「琉球」的稱呼，「無法忍受與台灣同一以異種別族的名稱呼之」。³⁰

隨著如此連載的進度，新田首倡「沖繩不管何處是爲我日本之沖繩島，……琉球國則是在別處的土地」。根據其說法，隋的古文獻中，「琉球」的居民有吃人肉的風俗，「所謂的琉球人，……隋唐人等也蔑視之的野蠻人種」。面對此，沖繩很清楚是「日本民族、日本人種、日本同胞、同日本同祖」，「保證不是有如吃人肉之野蠻人種的子孫」。同時以當時日本方面的報紙，所報導的臺灣「生蕃」食人的情形，主張「隋代的史記，北史等所示的琉球國」是台灣。³¹

根據新田，沖繩之所以付上琉球的名稱是因爲「受到極狡猾的支那人……從他處轉用琉球的名稱，污染了沖繩的名譽」。接著新田如此的描述：³²

……我國體上，本縣與台灣不能同一視之，應使之明白島內人士的種族性質，擺脫從前同外蕃一樣的恥辱，非完全實現日本人的地位與權利不可。……本縣果然是沖繩，與今日成爲台灣的古琉球不同，立於日本人的資格上，其國體上、地位與權利是本來就具備的要素。

所謂的「琉球」是野蠻人種的住地，台灣此一地方。沖繩不是「琉球」的歷史實證，證明沖繩人就是「日本人」。如後於第五章所述，當時有沖繩併入台灣，同時被編入拓職務省的管轄之案，聽說此事的新田，對於將「真正日本」的沖繩當作殖民地對待一事，帶著「遺憾萬千」的抗議。新田爲本土出身者，但以「沖繩的居民新田」自稱。在於使「沖繩」獲得「成爲日本人的地位與權利」，其主觀上，是出自於「爲了沖繩人士」的善意。³³而中國古書寫的「琉球」是台灣一事的說法後來即成爲定論，直至現在。

利用出示應排除的對象，確立沖繩爲日本人的傾向不只是新田，根據『琉球教育』的論說，作爲沖繩是日本一員的對比，特別強調「支那朝鮮等」的「人民是缺乏公共信義的地方」。還有針對朝鮮史的教育方面論述，「政事像兒戲，甘爲虎狼之餌」，以此作爲對照，沖繩人是爲義勇奉公之論。³⁴如此世界觀的注入如後第三部所述，爲了讓沖繩人自身成爲日本人而有排除台灣人與朝鮮人的傾向。

如此「日本人」化教育，逐漸產生效果。1904年的『琉球教育』，「學區內普通話的狀況」的主題中有「兒童誤用土語的話會覺得不好意思」的報告。但完全「普通話」的普及決不容易，

³⁰ 前揭新田論文，《琉球教育》2號揭載。復刻版第1卷50、52頁。

³¹ 前揭新田論文，《琉球教育》10號(1896年)以及14號(1897年)。復刻版第1卷411、413、414頁，第2卷103、107頁。前者原文爲漢字片假名。

³² 前揭新田論文，《琉球教育》14號(1897年)。復刻版第2卷104、108頁。

³³ 前揭新田論文，《琉球教育》17號(1897年)。復刻版第2卷198、200、201頁。

³⁴ 〈沖繩縣私立教育會常集會〉(《琉球教育》44號，1899年)沖椿秦一郎書記官演講以及前揭川上論文。引用前揭《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一三》，78、36頁。

此報告也並述了沒上學之二十歲前後的女子在一起的話，僅使用些許的普通話以及父兄耽酒之時偶爾會使用些普通話，像是現在英文會話程度的容量。儘管如此，兒童之間恥於土語之意識上的滲透是很大的變化。³⁵

爲了國防的目的，即使耗費國家預算也要施行養成忠誠心的教育，強調深植琉球人成爲「日本人」的語言與歷史。沖繩的「日本人」化即是如此的開展，而此教育政策的成功，影響了之後的臺灣、朝鮮。

³⁵ 藤原一二〈普通語ノ普及ニツイテ〉（《琉球教育》100號，1904年）。引用前揭《那霸市史 資料編第二卷中一三》，140、141頁。前者原文爲漢字片假名。